

许辉中短篇小说典藏

十棵大树底下

许辉◎著



AP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许辉中短篇小说典藏

十棵大树底下

SHI KE DASHU DIXIA

许 辉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十棵大树底下/许辉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10
(许辉中短篇小说典藏)
ISBN 978-7-5396-6314-2

I. ①十… II. ①许…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30573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出版策划: 朱寒冬

责任编辑: 何 健 韩 露

装帧设计: 徐 睿 张诚鑫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6.125 字数: 39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十棵大树底下

SHI KE DASHU DIXIA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许辉，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散文委员会委员，安徽大学兼职教授，曾任茅盾文学奖评委。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夏天的公事》《人种》等，长篇小说《尘世》《王》等，散文随笔集《和地球上的小麦单独在一起》《和自己的淮河单独在一起》《又见炊烟》《涡河边的老子》等。短篇小说《碑》曾作为全国高考、高校考研大试题，中短篇小说《碑》《夏天的公事》等被翻译成英、日等多国文字，收入大学教材。作品多次获国内文学大奖。

目录

1991 年

1969 年冬在干校 / 001

代价 / 006

红麻 / 013

照相 / 021

三五个朋友 / 029

平淡日子 / 064

农事 / 069

下大雪的日子 / 076

对岸的船 / 078

带日轮的风景 / 080

铁皮鸟 / 082

旅行的回忆 / 084

1992 年

十棵大树底下 / 086

玉美 / 108

人种 / 142

变形三题 / 173

冬夜里的梦 / 180

一地斑斓 / 215

花大姐 / 247
扒堆的冬夜 / 264
晴无事 / 278
四阳与小晚 / 309
根套 / 320

1993 年

青麦原野 / 333
青春期日记 / 360
有太阳炙烤的焦黄色天空 / 368
香港火爆片 美国警匪片 / 400
秋 / 442
表扬稿 / 477

1991 年

1969 年冬在干校

马车在冰天雪地里驶入小镇新马桥，穿过短短的镇街，在泥泞、积雪、冻冰的水洼里，颠簸着往镇西驶去。街上差不多见不到行人了，一个半个的，都勾头缩腰，脚底下紧着，往自个的窝里去——镇子本来就小，再加上雪后的严寒，淮河北边的天寒地冻也真讲不清楚了。

到了镇子西头煤场的大门口，马车停住了，打车上跳下三个人——两个大人一个小孩，都穿着蓝布的大棉袄、灰布的大棉裤、灰布的大棉鞋、黄布的大棉帽，帽耳朵也都放下来护住了耳朵。在他们跳下来的时候，其中那个黑黑的中年人，径直往煤场的业务室去了，那高个子的驭手，一手扯住了辕马的纽绳，一手拽住了闸绳，把马车倒进了煤场里头。那三匹马精力旺盛，嘿嘿地拿中音低叫，扒蹄子，互相碰撞挤油，轰轰隆隆地把马车倒在了煤堆边上。高个儿的驭手，嘴里只是疼疼爱爱地骂它们的亲娘带晚娘，却不打着它们半下。

那十二三岁的少年，跳下车，一溜烟，跑在了最高的煤堆上，却就捡了一块煤矸石，扬手扔在不远的水洼冰冻上。冰面在石头的一击之下，只留了一个白点。风卷着雪粒却来扑他，把他扑了个趔趄。那少年站稳了，却忽地昂起头来，发着一种奇怪的声音道：

“嘿，嘿，嘿，俺的缎子皮儿！”

由少年那声音的尾巴里，却就唤出一匹酱色的小马驹。酱色的小马驹先是打煤场外的什么地方，一股劲地冲了来，冲到了煤场

的大门口，却咄的一声刹住了，嘿嘿地奶声嫩气地叫，叫着时，却不找它的娘，便往少年那里直冲了去，上了煤堆，就甩着它的小嫩头，去蹭那少年的灰棉裤。

到这会儿，那黑黑的中年人，打业务室里出来，扬着手道：“装呗，早完早回。”他们打车厢里拿出铁锨，扔在煤堆上，又把车堵头扎系好，而后扒开煤堆上的积雪，往柳条筐里装煤。一个拿围巾包着脸、只留下一双眼睛的妇女，唏唏溜溜地打业务室里出来过秤，她冻得站不住，就不住气地跺脚、骂天。

那少年和小马驹，这会却就在最高的煤堆上，看东边的太阳。太阳打火车站那边升起来了，放着冷冷的光，却是红得耀眼。红光照在干活的那两个人身上，照在那个袖着手跺脚的妇女身上，也照在煤场围墙外头叫冰雪给冻住了的原野上。北风呼呼地吹过来，卷起雪粉儿，扬洒在远处的什么地方。一列客车打老远就叫唤着，滑进了站，还没有个放屁的工夫，却又轰轰隆隆地开走了。绿色的车厢在灰色的、白色的小镇、平原的衬托下，显得醒目，也有些生气。那酱色的小马驹，却在煤堆上立不住了，它掉转身子，一股风地旋扑到马车边，蹿进两匹哨马的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左哨马嘿嘿地低声叫着，去舔它的肋巴骨，右哨马往旁边让了让，红辕马前蹄却直竖了起来，把马车扭得吱吱响。高个子的驭手大喝一声道：“妈的，揍你个龟孙！”

那妇女吓得退了老远。少年飞快地跑下煤堆，搂住小马驹的脖颈儿，嘴里叫道：“俺的缎子皮儿，俺的缎子皮儿。”

两个干活的人，干出了一身汗，都把棉帽儿掀翻在煤堆边。天更冷了些，北风一阵一阵卷来，太阳变得灰蒙蒙了。业务室的大门一响，有个声音喊道：“哎，你几个来歇一气，喝口热茶，烤烤火吧。”那两个干活的人，直起腰来，回道：“不啦，干校等着哪。”

讲完了，那妇女已经歪歪倒倒地走回了业务室。干校的人爬

上马车，坐在草垫子上。马脖铃一阵乱响，马车驶出了煤场，往镇街上去了。

太阳叫灰蒙蒙的天给化掉了。马车晃晃悠悠地在没人的镇街上走。天阴沉沉，有个把店铺还开着半扇门，想赚谁的一毛两毛。一条小岔街上走着两个挟衣物的人。

“能洗个热水澡倒好。”

他们一齐往岔街上望去。高个子说：“嘚嘚，嘚嘚。”三匹马拉着重载，老实多了。街里的道可真难走，黑颜色的冰碴子跟白颜色的雪混在一块。小马驹跟着车走，低着头提不起来精神。少年嘴里叫道：

“缎子皮儿，俺的缎子皮儿，嘚嘚！”缎子皮并不理他。

马车走出镇街，走过被雪封住的小桥，走到田野的土路上。路面平整了许多，车轮把路上的雪压得咯吱响。小马驹恢复了一些兴趣，跑到马车前头去了。天更阴沉了些，平原一片白茫茫，北风受到马车的阻碍，发出尖利的叫声。车上的三个人，把手袖在衣袖里，缩着脖子，相互挤紧了取暖。中年的那个人说：

“原先俺那个办公室里，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姓任，都叫他小任；又有个年轻的，女的，姓韩，都喊她小韩，那小韩刚结了婚一年，怀上了，有点肚子。”停停又讲，“那小任喜欢开个玩笑，见了小韩，就指指她的肚子问：小韩，那里头是啥家伙？小韩讲：是小人（任）。一屋子都笑死了。”

几个人都在自个的棉袄里头笑。马车却只是走，越走越深入田野。四周没有村庄农舍，池塘、小沟、堤埂、野地、瘦筋筋的刺槐，都冻住了，都叫雪给封住了。高个子的驭手打衣袋里摸出两根烟来，两个人抽着，一边望住了路边的冬麦田跟沟埂，一边听北风卷在马车轮子里的吱吱声。那少年却突地立起来，高叫道：“兔子！”把三匹马惊得支起了耳朵。

一只灰颜色的野兔子，打枯草丛里一跃而起，横越了大路，消失在铺满了雪的冬麦田的深处。灰蒙蒙的天地间，隐隐现出了两个行人来，在前头的路上，那两个站住了，等着马车。

马车往前走，渐走渐近，路边上的那两个人，抬着手，拿外乡话讲：“同志，带一截，走不动啦。”

高个子问：“往哪块去的？”

那两个人讲：“往干校去。我们是湖南来搞外调的，走不动啦，麻烦啦。”

车上的人不再说话，都变得木了。马车打那两个人身边过去，他们跟上来，扶着车帮。“超载啦。”高个子的驭手，摇摇鞭子讲。那黑黑的中年人，淡淡地笑了一声：“上来吧。出来受这份洋罪。”

湖南来的两个人，感激地爬上马车，一边找地方坐，一边说：“组织上交代的任务，来找个叫沙县长的。”

那少年听了，只把脑袋更深地往棉袄里缩了去。车上的三个人，没有吭声的，都把头缩住了，把手袖着，避着寒风寒气。

新上来的两个人，也不再说话。马儿的铃铛乱响，响成一片零碎。天空飘起了小雪花，两个外调的人冻得发抖。中年的那个人讲：“冷吧，冻得难受吧？”

他们往一起挤挤，互相感觉到温暖。小马驹挨着左哨马，嘚嘚地往前跑。偌大的雪的原野，没有什么生物在活动。马车在雪原上像一个黑爬虫，缓慢地往前走。露出雪面的枯草，在风里摇动个不住。

“这里的天气真冷。”

“惯了，就不觉得啥啦。”

湖南人学着淮北佬的样子，也把脑袋缩下去，把手袖起来。也拿眼盯着雪野。

都盯着雪野，却就望见雪野冬麦田老深的那地方，是一线绿汪

汪的刺槐林、杨柳林；浓厚的树叶片，在风里响成阵势。成群的麻雀子，喳喳地乱叫唤，带着一身麦黄杏的热香气，从这一处叶子里，扑到另一处叶子里，随随意意，也没个规限。树叶却又开始落在疏松的北方黑土地上，落积成厚厚的一层，拿手打底下掏进去，就觉着温暖手。深秋里的野花摇动，晒着太阳；大腰蜂飞了来跟它们讲另一处的事情。又飞了走了，叫人心里头一闪、一空，不成什么滋味。阳光照晒着田野，懒洋洋的，就如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在地埂上短短地睡了个懒洋洋的淮北佬梦，梦都土得掉渣，却是舒坦。那些个野风，拉扯住紫云英在暖春的时节做爱时留下的暖洋洋的赋香。乡下的农人，在田地里出出进进，嘴巴里还时有时无地哼出泗州戏乡土味的调子，把个乡野间的安静打成个稀碎。地埂边上的野草，都叭叭地往上长。

却还是雪野冬麦田。马车吱吱地往前走，又走了老长的一段路，雪原无边无际。两个外调的人都被风吹干了，高个子驭手一声两声有当无不作数地喝着：“嘚嘚，嘚嘚。”少年偶尔抬起头来，寻找叫马车轮子声惊起来的野兔子。酱色的小马驹挨着它娘，低着头，默默地走。那个中年人，也一声不吭，只拿眼盯住了路边的野地。

彼此摸不住底细，有多少话好讲哪？只马车吱吱地走。

代 价

那一年——1987年2月13号——我在河南郑州火车站,排队买了一张由郑州始发到武昌的91次特快车票。

买好车票,我就没什么事了。发车时间是夜里10点37分,现在离发车时间还有六个小时,我得到什么地方,去消磨掉生命中的这段时间,这段“无效时”。这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情,经常出门在外的人,都有这种体会。

我就开始打听去黄河游览区的办法。我在车站广场上转了一圈,广场中央一个卖热牛奶的女营业员,用河南话告诉我,游览车在北头。我按着她随手一指的方向,一直往北头挤,到了一排出租车那里,一个穿羽绒服的司机,又告诉我游览车在南头。我并不气恼,因为我现在的这些行动,都是为了消耗掉累赘无用的“无效时”,所以不管这些行动有什么结果,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我不再往南挤了,我随步往更北一点的地方去。也只走了三五十米,便撞见一个叫“中州酒家”的饭馆。这时我才想起中午的饭还没正式吃过,我现在有时间了,得像点样地吃一顿。

饭馆里没多少人,几个乞丐却引人注目地端坐于凳上,对数量少于他们的几个可怜巴巴的顾客作虎视眈眈状。这情景真使人望而生畏。我要了一碗米饭、一个鸡蛋汤、两块钱的凉拌牛肉。盛米饭和盛菜盛汤的碗,都是大得吓人的粗瓷海碗。我暗自惊叹:在这种年代,能理直气壮地向国内外展示这种土物,这足以说明河南人哑巴吃饺子——心间有数,有主见。

我开始扒饭,这时坐在我不远处的两个女服务员,正悠闲地拿

河南方言闲聊。我很早就注意到,河南方言跟北京方言一样,极有特色,完全可以做普通话的语音基础。这个地方的口语,和这个地方的人差不多,没有多少对外交流的机会,因此很纯。河南方言从表面看,很土鳖,可实际上,它的现代意味很强烈。这不是我瞎吹,这种方言大智若愚,在本质上跨越时代,有很高的天赋。所以我喜欢听这种方言。

那两个女服务员,现在正好没事,就闲聊,其中一个,长了满口小碎白牙的,向她的那个女伴,讲了一个小故事,也算是个智力测验,讲道:有两个人,一个小孩,一个大人,那小孩是那大人的亲儿子,那大人却不是那小孩的亲父亲,问,那大人是那小孩的什么人?

这问题还真有点巧妙,有点趣味性。那个女伴猜道:是他后父。那个小碎白牙讲,不对!讲过了的,那小孩是那大人的亲儿子。那女伴又猜:是他收养的。自个便否定了:不对,是他亲儿子嘛。那女伴猜不出来,就支着她的小白脸,望着门外发呆。

这时我吃好了,我抹抹嘴往外头走,走过那两个服务员身边的时候,我顺口问道:“上黄河游览区,打哪块坐车?”那小碎白牙回我道:“今个玩不成了,明个,往西头去坐车。”我谢了她就出去了。

我不知道一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怎样消磨时光的。我只能去逛大街。打车站广场往西南走,全是小铺子,离离拉拉的而且以卖电器产品和盒式录音磁带的居多。正走着,对面的街面上,现出了几个大字,叫作“中州宾馆”的。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的脚下边,还有古象的遗体哩。走到了东方红电影院边上,电影是八点半的,这时间我不能等。我看见街边人行道上,有几个小贩子,男男女女的,正向行人兜售各式瓷器,我就凑过去看,找个借口蹲蹲。但我立刻就被一件宏伟的大制作给惊吓住了。那件瓷器高约半米,中为一圆柱形筒状物,筒上攀附着六条巨龙,那六条巨龙各有姿态,不可模仿,也不可描写。那件瓷器除构想宏大外,还有一点也很能

吸引我，就是它的颜色：白底蓝纹；不要说不俗，简直就是十分的高雅了。我蹲在它的旁边，暗自里估计，这玩意，不卖到四十，她是不会撒手的。

当然，四十块钱，对一件真格的瓷器来说，只是个零头，小菜。要是把它拿到友谊商店之类的地方去，标价五百美元，我绝不惊讶。它现在流落在人行道上，由着行人随便拿、摸、抠、评，所以我估计了这个数，就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了。我随口问卖主，这个多少钱？

她面容有些倦怠，三十来岁，有那种郊区农民的味道。她原来是盘腿大坐的，听了我的问话，她反应极快地把双腿往后一收，就地蹲起来，拿道地河南话说：“便宜卖，等着回家，卖卖就算了，五块钱。”

我大吃一惊。五块钱！骗鬼！准是他嫂子的假货！我拿手指在那瓷器上弹了一弹，这时附近的路灯突然全亮了，那光把人脸都弄得不怎么好看，把好东西都弄成了坏东西，坏东西却弄成了好东西。瓷器发出了铮铮的响声，我还是认定它是好东西。我摇摇头，说：“值五块钱？”说完我就站起来了。

她很失望，在我后头喊我，要我再看看，便宜卖。我硬着心肠不理她，一直往二七纪念塔那儿走。到塔下边，我花五毛钱吃了一碗红枣煮梨，我吃着的时候，脑袋里显现出了那件巨龙腾挪的“宏伟伟大制作”。我又去吃了一串新疆的羊肉串。吃完之后，我又花了五毛钱，买了一张《军妓》的录像票。进去才坐下，手上就摸了一把浓痰。我兴味大减，站起来就走出了放映室。我又到一家没关门的小商店里，瞅了半天，买了两包八珍杨梅。我一边吃八珍杨梅，一边闲逛，过了一条老淌水的斜巷子，再走没几步，却又到了东方红电影院边上。我有些惊讶我怎么又回来了，这么快就回来了。我一看见地上摆着的那件瓷器，心里就咯噔一下子，我觉着事情有

些奇怪,没头没脑的,我好像是被它给吸引过来的。我赶忙躲到人后头去,从人群的缝子里看那件瓷器和那个卖瓷器的女人。

不错,如果让我把这个东西买回家去,那肯定会受到老婆的表扬。我把它买回家,可以放在新客厅的组合柜里,这种柜子高达二米七七,正面全是耀眼夺目的整块玻璃,把它摆在柜子的任何地方,我都敢保证来人准得先注意到它。因为像这样的“大制作”“大构想”,并不是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能凑巧碰上的,即使碰上也不一定凑巧就这么便宜,即使这么便宜也不一定凑巧就买下了,即使买下了也不一定凑巧他们家就有那么一个崭新的会客厅,即使有那么一个会客厅也不一定凑巧就有一个光彩夺目的新式组合柜,概率的奥妙也就在这个地方。我再看那个卖瓷器的女人,她跟前别的玩意儿竟然都弄出去了,独有那件“宏伟的大制作”,还巍然屹立在人行道的水泥砖上,毫无所动。我站了一会,有好几次我都怪紧张的,因为有好几个人都撅着屁股去摸那个玩意,并显出了要买的样子,可是老天保佑,到最后竟然还在原地。那卖货的女人,竟也毫无所动,很沉得住气。她那种架势,在我看来,就跟专等我似的,叫我有点感动。我想了,当然那绝不是件假货,就算是假货吧,花五块钱买个假货,又有什么,现在五块钱能干吗?半只烧鸡?

站了一会,我就走了。现在是八点来钟,离91次特快发车,还有两个小时。我得从郑州到武汉,再从武汉到合肥,这个半米长的家伙,我没法拿它。现在,各式各样的铺子,大都关门了。有个擦皮鞋的哑巴孩子,“啊啊”地乱拨我的皮鞋。我径直走到候车处。91次特快的候车处就在广场上,我先找到那块等车的牌子,然后顺着排成的队,一直找到最尾一个,我就跟着接上去。我点了一根烟,抽了一大口。抽烟我是从上中学的时候学会的,那时上学当儿戏,就躲着老师,在墙拐角里抽,或者逃学,上河边或树林子里去

抽。中学毕业到农村插队,就变成职业烟枪了。后来一上大学,我竟然毫不困难,非常自愿地把烟戒掉了。大学毕业后在政府机关干了三年,我对烟也没什么兴趣,这两年倒不知怎么的,慢慢又抽上了,虽然不多。

这时有人凑过来问我几点了。我抬腕看看表,才九点。我告诉那人之后,自己却烦躁不安起来。这一个多小时,我倒觉着不好熬过去。我发现我有点心不在焉,有点心神不宁。我在心里盘算一下,如果是提前半小时检票,那么现在还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突然觉得时间紧张了起来,我下完决心离开了队伍,从广场中央直插过去,一直快步走到东方红电影院方稍稍放松一口气。我再看表,这段时间过得真快,已经二十多分钟过去了。我径直奔向那件“宏伟的大制作”,谢天谢地,它还在那儿,这真是天造地设。

卖瓷器的那个女人一看见我,就把我给认出来了。她快捷地站起来,手里抱着那个玩意,用地道的河南方言说:“就这一件,便宜卖给你了。”我气喘吁吁地说:“多少钱?”她说:“三块钱。”我说:“中!”我就把那件大制作,搂抱在怀里了。

现在回想起来,就觉着人从娘肚子里出来,总得遇到件把两件讲不清楚的事。那东西她简直就是白送。那东西蛮不错的,抱在怀里,它倒像有了生命,老想往外头窜;那上头的几条巨龙,也作腾挪跃动,我得使劲抱住,才能不让它们窜出去。

我抱着它。再从车站广场上斜插过去,排在队伍的末尾。那玩意儿挺显眼,许多无聊之徒——或许像我半小时前一样——立时把目光转移过来,好奇地啧啧不停地问这问那。我说:“这玩意,九十五块,值吧?”大多数人都惊叹说便宜。这么说着,我还是觉得抱不住它。我把给我老婆买的镀铜项链拿出来,穿在一条龙的身后,另一端套在右手的中指上,这样才觉着稳妥点。实际上我也知